3版 副刊

高郵日報

2019年8月2日 星期五
己亥年七月初二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　勇

孟城驿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周同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漫说蝶园广场

□ 王俊坤

近年来,古城高邮增添了若干个大型市民广场,丰富了市民生活,打造了新景观,提升了城市品位。广场多了,市民去处就多了,交流的地方多了,心情也就舒畅了,人们的幸福指数普遍增加。蝶园广场便是其中之一。

大运河水从琵琶闸东流而下。不远之处,大树参天,建筑古朴。这就是蝶园广场。“蝶园”二字是旧称沿用。“蝶园”原来是高邮明清时名人王永吉的私人别墅花园,有“花香蝶自来”的雅趣。蝶园早已荒废不存,沦为城中菜地,阳光灿烂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粪肥的气息。记得长生路边,一溜排大粪缸,“蔚为壮观”。在菜地的东南角上仅存一段旧城墙和斑驳的奎楼。每当夜晚,这里便阴森空寂,了无一人。2002年,高邮市委市政府投资兴建蝶园广场。该广场由上海同济大学设计,面积60亩,突出以水为源、以绿为美的理念,由费孝通先生题写“蝶园市民广场”名字。蝶园广场由此盛妆而出,轰动邮城。高邮市民感受到了强大的视觉冲击:自然、田园、亲水、古迹、现代气息。人们蜂拥而至,其乐融融。蝶园广场的建成开启了高邮大型市民广场建设的先河。

蝶园广场除了自然之美、设计之美,更多的是散发着浓浓的高邮文化的韵味。

其一,是旧名新用,雅意传承。王永吉是明清两朝重臣,官居大学士。虽是贰臣之列,但口碑尚好。据《高邮州志》记载,蝶园乃是城中名园。花木繁多,雅致宜人。原有聚星堂、拱门厅等两层楼房,曲径通幽。还有荷亭荷池,文人墨客常聚于此。蝶园既是美景之园,也是文人雅士饮酒唱和之园。而今蝶园重获新生,造福于民。从昔时封建士大夫的私家花园脱胎为高邮人民的市民广场。同样的蝶园,旧地新景,意境格局大变。从小众而大众,还美于民。

其二,是名胜古迹,画龙点睛。蝶园广场不仅有一个好名字,更重要的是有高邮的名胜古迹:奎楼和城墙。她们是广场的灵魂。如果仅仅是绿树、花草、水池和草坪,蝶园广场也只能是一个绿色广场。事实上蝶园广场因为是高邮的文化高地而熠熠生辉。魁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蝶园的主体建筑是魁楼。魁(奎)楼的兴建也和王永吉家有很大的关系。明朝天启三年(1623)郡人王自学、孙兆祥、张永烈捐资兴建了奎楼。王自学何人也?王永吉的父亲。是他带头捐资兴建了奎楼。据说,奎楼建成后的第二年,即天启五年(1625),王永吉考中了进士。清顺治十二年,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再修奎楼。增高一层,达三层。也就是说王自学祖孙三代人都为奎楼的兴建修缮作出了贡献。奎楼全名奎星楼,顺治年间改称魁星楼,后亦称魁楼,奎、魁两者通用。高邮明清时代文人常来此登高望远,领略珠湖美景。清代诗人高岑《偕同人登奎楼》:“槛前湖水碧千顷,城外夕阳红半村。醉余还拟舒长啸,咫尺星辰若可扪。”情境逼真,魅力惊人。此外,还有宋城墙。现仅存东南一角,长约百余米,原为夯土,明代改为砖墙。虽是残留的一小部分,高邮城框架及布局却清晰可见。该城墙是高邮当年申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硬件之一。宋城墙及奎楼作为高邮城区重要的文化景观,为蝶园广场增色太多。

其三、是一场多用,内涵丰厚。蝶园广场建成以来,承载过多种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展览、演出、集会不一而足。单就冠名而言,真可谓任重道远。最初命名为蝶园市民广场,后逐年迭加。现在是:蝶园健康广场;反邪教警示广场;消防广场;反腐倡廉广场;双拥广场等等。近日,蝶园广场的绿化景观又作了部分提升改造,在一个绿化景观上标注了“好事成双在高邮”的口号。说不定蝶园广场不久又要被命名为旅游广场了。

蝶园广场是高邮最早最大的市民广场,既有品位,更有文化。白天里十分热闹,夜幕下却有些朦胧和清冷。比之东南方向的净土寺塔广场的明亮和喧闹,可谓是两个世界。余窃想,是不是过于幽暗的灯光遮掩了她美丽的色泽?

千古委屈

□ 居桂珍

不经意间看到一视频:一老妪与老伴发生争执,正愤怒地砸自己车上的西瓜,然后又哇哇大哭心疼被砸烂的西瓜。其女在一旁冷静观望,路人责之,“何不阻拦?”她说:“我妈太辛苦!太委屈了!让她发泄一下会好受些。”

我想起了我妈,受点委屈就把气撒在我爸头上。我爸不言语,但他不委屈吗?养儿育女,生活琐碎等等,谁还不受点委屈?委屈就委屈,常人如老妪如我妈,时间一到就离开,身后除了子孙什么也没留下,多少年以后,谁还记得他们?

可有一种女人的委屈就不一样了。

读苏格拉底,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一个高贵的灵魂,2400多年来为多少人景仰。读着便知道他有一恶妻悍妇,典型的事例是她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一通谩骂之后还泼了他一盆水,苏格拉底不生气,还幽默地说:“我就知道响雷之后会有阵雨!”这件事有不同的版本在各种花边文学中广为流传,我每看到也只是一笑。及至读房龙的《宽容》,方知苏格拉底父亲收入菲薄,子女很多。苏格拉底没有足够的钱财去雅典正规大学学习,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论不休,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满腹牢骚。他的妻子为养活一大家人只好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而苏格拉底把挣钱糊口看作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琐事。他的妻子想必也出生贫贱,她的心胸她的格局能有多大?她没那个能力理解苏格拉底的精神世界,她所要的不过就是生活的保障。她骂他,发一些牢骚,泼他一盆水怎么了?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做出贡献时,他的妻子却在做苦力养活他和他的一大家子。苏格拉底给人类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将裨益万年,然而他的妻子却要背着悍妇泼妇之类的骂名委屈千古。

苏格拉底有一则名言,“娶一个好妻子你会很幸福,娶一个坏妻子你会成为一个哲学家。”这实是一种自嘲。苏格拉底忍耐妻子不只是要靠她养活,他的最后的人生是要从容赴死的。在牢里他拒绝逃跑,他要用自己的死来表明他始终站在真理法律正义的一边,他要用自己的死向民众彰显美德和契约精神。没有他的妻子他就不能从容赴死,他在牢里泰然地思索着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死后还要仰仗他的剽悍的妻子。

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在许多方面与比他早一点点的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有相同相通之处的。孔子的妻子又如何?《史记》与《孔子传》(林语堂)中都没有记载。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那时我就想什么样的女人让孔子讨厌到将全天下的女子都归到与小人并列的那一个序列。当然这个并不影响我研读他的思想体系,接受宣扬他的教育主张,他的教育智慧一直照耀我成长。

然而细读《礼记》,我还是看出了孔子实难侍候。“失饪,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食。”烹调得不好的不吃,没有调味酱料不吃,从集市上买来的酒和肉不吃,切得不合规矩的不吃,坐席摆得不正不吃。再读朱熹批注的《礼记》和其它文献知孔子之妻亓官她唠叨,不是嫌颜回送来的束脩肉肥,就是嫌子路送来的鸡瘦。孔子有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的妻子想必出生也贱,她的觉悟她的境界能高到哪里去?孔子向学,心怀天下,她不仅不能理解,还讽刺挖苦。与苏格拉底不同,孔子做过小公务员,执掌过大权,先后做过诸侯列国国君的顾问,养家自然不成问题,或许还有富余。这个女人就是不知好歹,她把不住口,不分场合,喋喋不休,有时甚至弄得孔子很尴尬下不了台。她犯了婚姻法“七出”中的“多言”。孔子不胜其烦,便将她休了(出妻)。他老人家忘了,他周游列国十多年是人家亓官一人在家独自抚养了一对儿女。他大约也是想这样更清静,更便于他做学问,便于他思想的传扬。

被休的亓官不久就死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鲤因思念其母而哭,被孔子斥之为,“嘻!其甚矣!”伯鱼(鲤)闻之,遂除之。

太凉薄了!

后世虽追封亓官“郓国夫人”(宋真宗)、“至圣先师夫人”(明嘉靖)等等,可是她在世时不知道呀,太委屈了!

我读过一篇《假如朱安嫁给一个农夫》的散文,旁边有一幅插图,图中朱安的面容倒也祥和,她在拣去一簸箕豆子中的杂物。我想,她哪里是在拣杂物,分明是在拣去心中一点一点的委屈。她心中的委屈拣掉了吗?

两个临泽县

□ 真启梁

高邮临泽镇在历史上就是小有名气的大镇,素有江淮平原上的“广陵小扬州”之称。临泽镇地处高邮、宝应、兴化3县(市)的交界之地,且离这3个县城百里之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临泽成为这个地区的商贸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如今的临泽镇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更加名气大增。2015年行政区划改革后,临泽镇的范围更加扩大了,原来的周巷、川青、营南和果园场都划归“麾下”,人口接近10万,不比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县少。

说到我国西部地区,还真有一个叫“临泽县”的地方:甘肃省张掖市的临泽县,正处级,跟我们高邮市是一个行政级别。上世纪60年代,我在农村工作。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阅历有限,知识水平低。一天,一位同事笑着对我说,你是临泽人,但你一定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临泽县吧?他说,他在破烂堆中发现了一本《红旗飘飘》,是老红军、老八路革命战争的回忆录,其中有一篇名叫《攻克临泽县》。的确是,我始信。

以后,我就开始关注那个临泽县了。如今交通条件大变,甘肃的临泽县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只要坐上飞机,经停西安到张掖市,或从南京禄口机场直接飞张掖,到临泽县城就仅一箭之遥了。再沿陇海线坐一小截火车也就几十分钟的事。这个临泽县还真大有逛头:这里是典型的七彩丹霞地貌,2015年被评为“全世界25个梦幻旅行地之一”,其景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临泽县倪家营乡南台村一带。张掖(临泽县)丹霞地貌,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之一,如仙如画,美不胜收。主要的景点有:众僧拜佛、灵猴观海、七彩屏、刀山火海……

北方甘肃省有个临泽县,江淮大地上也曾经有个古老的临泽县。今天的临泽镇在南北朝时期,曾经建制行政县,而且一设就是111年。《高邮州志》载:“南北朝宋明帝刘彧泰豫元年(公元472年),‘高邮县临泽镇及其周围一带划设临泽县’。”历经齐、梁、陈(中间一段时间归“北周”),至隋文帝(杨坚)开皇3年(公元583年),“竹塘、三归、临泽三县并入高邮县”。

临泽镇在创建“全国重点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过程中,认准定位,研究历史,挖掘古迹。一是发掘历史真实,一是恢复历史真迹,一是抢修历史真物。从“六朝古县”这条金光大道一路深挖下去,发扬光大,终于两两获得申报成功,双双成为国家级的名牌镇。

六朝胜迹比比是,古县风韵处处存:

六朝古县。宋、齐、梁、陈、北周、隋,历时一个多世纪,非常珍贵的历史阶段,在临泽镇中心广场上塑造“临泽县印”大型印章雕塑一枚。

古衙门口。在临泽镇东头,根据老百姓口口相传,这就是“古衙门口”。现立石纪念。

古县衙旧址。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考证出临泽镇老城隍庙西约两百米处一座明清古建筑为“古县衙旧址”。

三街六巷九坡台。古老的临泽有着“三街六巷九坡台”(一说“三街六市九坡台”)、“赛如广陵小扬州”的美誉,这样的街市揭示了临泽作为“县”的特质。

河南关。据考证是南朝刘宋时期设立。

安乐寺。始建于六朝时期的安乐教寺,被誉为“孟城兰若第一胜场”。

壕沟头。为适应建县需要,临泽曾建城,城外有壕沟,至今仍有南北向“壕沟头”遗址。

故里唐庄

□ 黄学根

2017年秋,回故里兴化陈堡,途经唐庄小妹家。喜闻高校专家组联合多部门勘察几处村落后,选中唐庄,准备拨款帮助建成现代化的农业特色示范村。

唐庄乃清初古镇,有较深的文化底蕴,民风淳朴,房建也不错。贯通庄东西的要道是清一色的麻石铺成。庄中心是石拱桥跨过“庄心河”。生态环境优美:三面环水,由村子南侧转向西,到西北侧,宽阔的水面是通长江连东海的袖珍湖。夏秋菱花点点,荷藕处处;秋冬芦苇摇曳,候鸟去来。村内,小河纵横,桥多树茂。

这里,得天独厚,三县交界,四通八达。庄北沿有东流的中心河;东侧折形公路5分钟车程直通省道兴泰公路;西侧宽阔的卤汀河南通长江。2017年清明时节,横跨卤汀河上的三河桥顺利通车。北10公里早有南官河桥向东联通了兴化、高邮,而今又有新桥联通兴化、江都,以至将唐庄与西侧的扬州大市及扬泰机场都打通了。唐庄自然容易中选了。

2017年冬至次年春天,我多次经过唐庄西南通三河桥的小公路。本是土路,竟然钢筋扎网,沥青上洒了彩石粉,路面浅绿。两边水杉林立,令人赏心悦目。大手笔还在后头。2018年12月23日,我数小时逛悠,惊喜发现,三叉路口竖立的“江苏省规划蓝图”上,将陈堡镇西北角与江都交界的6000多亩草荡退圩还湖,建成含唐庄村在内的湿地公园。唐庄是蓝图上的一景,全面打造理所当然。

颇有远见的先辈们,在江淮大地上“留有余地”,让几千亩的芦荡,由当代人舒心绘图,纵情开发,成就一个湖上花园,也成就了一颗江淮明珠。

蓝图上标明,南北向稍长的绿岛,面积1300多亩。可以想见,岛上绿树成林,鸟语花香。四周湖水荡漾,浩瀚水面竟有4537亩。唐庄就在绿岛北部,庄东头正是公园的大门。

唐庄正在化妆。无论是修还是建,古镇基色不变。选材、造型、工艺、色彩、强度,一律高档而不失朴实。

唐庄人正精心培育自己的品牌产品,全力向着休闲观光的特色农业转型。

歇伏·陪夏

□ 吴寿瑛

田间农活暂告一段落,人们开始消暑纳凉了。农村传统的说法叫“歇伏”。

男人们上午趁天凉快做些杂事,中午找个树荫下纳凉睡午觉。女人们开始洗洗晒晒。把经过梅雨季节的衣服杂物洗洗干净,在烈日下暴晒,叫“晒伏”。

春天刚出嫁的姐姐,这时也回家小住几日,兼有“歇伏”和回娘家探亲的双重意思,这也是农村的习俗。

看看天气还不太热,母亲筹划着,带我们姐弟俩去一趟三垛街上。

三垛距我们家有15里水路,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便出发了。乘的是家里放鸭用的小木船,俗称“小三板子”,船舱中间放着满满一篓鸭蛋,我们姐弟俩半坐半躺在前舱,母亲在后舱撑着小船前行。

母亲是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小木船撑得飞快,约莫三个钟头工夫,我们的“小三板子”已经停在三垛前河鸭行的码头旁,我迷迷糊糊地被叫醒上岸。

很快,船上一篓鸭蛋在鸭行里换成一叠钞票。

站在鸭行门前过街棚屋下面,只见前面不远处的砖砌高桥上人来人往,隔壁的铁匠铺里,一老一少两个打铁师傅,抡着铁锤一上一下,发出“叮当叮当”有节奏的声音。桥旁的水码头上,一个中年男子,穿一双草鞋,头戴草帽,光着身子,肩上披一块白布搭肩,“哼哈!哼哈!”打着高亢的号子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过,担着的桶中不时有清水外溢淋湿了街道。卖鱼的、卖菜的,各式人等,大声叫卖着从街中走过,一片繁华热闹的景象。

穿过前河街道来到了后街(也叫二街),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太宽的砖街两旁,大小不等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我们走进一家油条豆浆店吃早饭。随后进入一家绸布店,只见母亲和姐姐边说边挑选白府绸的面料和印着斗碎花的花布,原来她们是在买“陪夏”礼品——夏衣面料。后来又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些凉席、凉枕、草帽之类,给姐姐“陪夏”的物品就置办齐了。我们顺便在街上逛一逛。看到照相馆,感到很新奇,牌匾上写着“二吾照相馆”,觉得这名子很别扭——多年后才悟出,是说拍的相片很逼真,就像自己。还看到一个银匠店,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很多银首饰,一位戴老花眼镜的长者,端详着手中钳子夹住的原料,时不时地敲打一两下。

快近中午,妈妈又进了一家食品店,买了好多方酥、烧饼、馓子。我们乘兴而归。

回家的路上,我兴奋不已。生长在闭塞农村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繁华的街市。

而姐姐呢?她一定在想,过几天回婆家,带回一大堆“陪夏”物品,适用且档次较高,在婆家会生活得更舒心……